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九回 申外人同胞遭晦氣 擒詞藻嫖界有機關

當下我看見沈月卿那種神情，不禁暗暗疑訝。只見他用手向後面套房一指道：「就在那裡。」小雲道：「怎麼坐到小房間裡去？我們是熟人，何妨請出來談談。」月卿道：「他怕有人來吃酒，不肯坐在這裡。」小雲道：「吃過幾臺了？」月卿搖搖頭。小雲訝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我笑道：「你又怎麼說？難道必要有人吃酒的麼？」小雲道：「你不懂得，明天冬至，今天晚上叫『冬至夜』，他們的規矩，這一夜以酒多為榮，視同大典的。」我聽了，方才明白沿路上看見熱鬧之故。小雲又對月卿道：「不料你為了柳老爺，弄到這個樣子！」月卿道：「我已是久厭風塵，看著這等事，絕不因之動心。只是外間的飛短流長，未免令人聞而生厭罷了。」我聽了這幾句話，覺得他吐屬閒雅，又不覺納罕起來。小雲道：「我倒並不為飛短流長所動，你就叫他們擺起一桌來。」小雲這句話才說出來，早有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頭，走近一步問道：「趙老爺可是要吃酒？」小雲點點頭。那丫頭便請點菜。小雲說：「不必點。」他便「咯蹬咯蹬」的走到樓下去了。小雲笑著對我道：「這一桌酒應該讓了你；你應酬了他這個大典，也是我做媒人的面子。」我道：「我向來沒幹過這個。」小雲笑道：「誰是出世便幹的？總是從沒幹過上來的啊。」月卿道：「這位老爺是初交，趙老爺，何必呢。」小雲又對我道：「你不知道這位月卿，是一個又豪俠，又多情的人，並且作得好詩。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細，還不知要怎樣傾倒呢。」月卿道：「趙老爺不要謬獎，令人慚愧！」我問小雲道：「你要吃酒，還不趕緊請客？況且時候不早了。」小雲道：「時候倒不要緊，上海本是個不夜天，何況今夜。客倒是不必請了，大眾都有應酬，難請得很，就請了柳彩卿過來罷。」說著，又對月卿道：「就央及你去請一聲罷，難道還要寫請客票麼。」月卿便走到後房去，一會兒，同著柳彩卿過來。只見那彩卿，生得一張紫色胖臉兒，唇上疏疏的兩撇八字黑鬚；身裁是癡肥笨重，步履蹣跚；身穿著一件大團花二藍線縐皮袍，天青緞灰鼠馬褂。當下各人一一相見，通過姓名；小雲道過違教，方才坐下，外場早已把席面擺好，小雲忙著要寫局票。彩卿不叫外局，只寫了本堂沈月卿。小雲道：「客已少了，局再少，就太寂寞了。」我道：「人少點，清談也很好；並且你同彩翁兩位，都是月卿的老客，你說月卿豪俠多情，何妨趁此清談，把那豪俠多情之處告訴我呢。」小雲道：「你要我告訴你也容易，不過你要把今日這一席，賞他那豪俠多情之處才好呢。」我一想，我前回買他那個小火輪船時，曾經擾過他一頓，今夜又是他請的，我何妨借此作為還席呢。因說道：「就是我的，也沒甚要緊。」小雲大喜，便亂七八糟，自己寫了多少局票，嘴裡亂叫起手巾。於是大家坐席。我坐了主位，月卿招呼過一陣，便自坐向後面唱曲。我便急要請問這沈月卿豪俠多情的梗概。小雲猛然指了彩卿一下道：「你看彩翁這副尊範，可是能取悅婦人的麼？」我被他突然這一問，倒愣住了，不懂是甚麼意思。小雲又道：「外間的人，傳說月卿和彩卿是恩相好。」我道：「甚麼叫做『恩相好』？」小雲笑道：「這是上海的一句俗話，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。」我道：「就是要好，也平常得很。」小雲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凡做妓女的，看了一個客人，只一心向他要好，置他客於不顧，這才叫恩相好。凡做恩相好的，必要這客人長得體面，合了北邊一句話，叫做『小白臉兒』，才夠得上呢。你看彩翁這副尊範，像這等人不像？」我道：「然則這句話從何而來的呢？」小雲道：「說來話長。你要知底細，只問彩翁便知。」柳彩卿這個人倒也十分爽快，不等問，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。

原來彩卿是一個江蘇候補府經歷，分在上海道差遣。公館就在城內。生下兩個兒子，大的名叫柳清臣，才一十八歲，還在家裡讀書，資質向來魯鈍，看著是不能靠八股獵科名的了；彩卿有心叫他去學生意，卻又高低不就。忽然一天，他公館隔壁一個姓方的，帶了一個人來相見，說是姓齊，名明如，向做洋貨生意，專和外國人交易。此刻有一個外國人，要在上海開一家洋行，要請一個買辦；這買辦只要先墊出五千銀子，不懂外國話也使得。因聽姓方的說起，說柳清臣要做生意，特地來推薦。彩卿聽了一想，向來做買辦，是出息甚好的，不禁就生了個僥倖之心。當下便對那齊明如說：「等商量定了，過一天給回信。」於是就出來和朋友商量，也有說好的，也有說不好的。彩卿終是發財心勝，聽了那說不好的，以為人家妒忌；聽了那說好的，就十分相信。便在沈月卿家請齊明如吃了一回酒，準定先墊五千銀子，叫兒子清臣去做買辦。又叫明如帶了清臣去見過外國人，問答的說話，都是由明如做通事。過了幾天，便訂了一張洋文合同，清臣和外國人都簽了字，齊明如做見證，也簽了字。彩卿先自己拼湊了些，又向朋友處通融挪借，又把他的金首飾拿去兌了，方才湊足五千銀子，交了出去。就在五馬路租定了一所洋房，取名叫景華洋行。開了不數三個月，五千銀子被外國人支完了不算，另外還虧空了三千多；那外國人忽然不見了，也不知他往別處去了，還是藏起來。這才著了忙，四面八方去尋起來，哪裡有個影子？便是齊明如也不見了。虧空的款子，人家又來催逼，只得倒閉了。往英國領事處去告那外國人，英領事在冊籍上一查，沒有這個人的名字；更是著忙，托了人各處一查，總查不著，這才知道他是一個沒有領事管束的流氓。也不知他是哪一國的，還不知他是外國人不是。於是只得會審公堂去告齊明如。誰知齊明如是一個做外國衣服的成衣匠，本是個光蛋，官向他追問外國人的來歷，他只供說是因來買衣服認得，並且不知他的來歷。官便判他一個串騙，押著他追款。俗語說得好：「不怕凶，只怕窮。」他光蛋般一個人，任憑你押著，糞糠哪裡榨得出油來！此刻這件事已拖了三四個月，還未了結，討債的卻是天天不絕。急得彩卿走頭無路，家裡坐不住，便常到沈月卿家避債。這沈月卿今年恰好二十歲，從十四歲上，彩卿便叫他的局，一向不曾再叫別人。纏頭之費，雖然不多，卻是節節清楚；如今六七年之久，積算起來，也不為少了。前兩年月卿向鴉母贖身時，彩卿曾經幫了點忙，因此月卿心中十分感激。這回看見彩卿這般狼狽，便千方百計，代彩卿湊借了一千元；又把自己的金珠首飾，盡情變賣了，也湊了一千元，一齊給與彩卿，打點債務。這種風聲，被別個客人知道了，因此造起謠言來，說他兩人是恩相好。彩卿纏述了一遍，我不覺擡頭望了月卿一眼，說道：「不圖風塵中有此人，我們不可不賞一大杯！」正待舉杯要吃，小雲猛然說道：「對不住你！你化了錢請我，卻倒裝了我的體面。」我舉眼看時，只見小雲背後，珠圍翠繞的，坐了七八個人。內中只有一個黃銀寶是認得的，卻是滿面怒容，冷笑對我道：「費你老爺的心！」我聽了小雲的話，已是不懂，又聽了這麼一句，更是茫然，便問怎麼講。小雲道：「無端的在這裡吃寡醋，說這一席是我吃的，怕他知道，卻屈你坐了主位，遮他耳目，你說奇不奇。」我不禁笑了一笑道：「這個本來不算奇，律重主謀，怪了你也不錯。」那黃銀寶不懂得「律重主謀」之說，只聽得我說怪得不錯，便自以為料著了，沒好氣起身去了。小雲道：「索性虛題實做一回。」便對月卿道：「叫他們再預備一席，我請客！」我道：「時候太晚了，留著明天吃罷。」小雲道：「你明天動身，我給你餞行；二則也給彩翁解解悶。今夜四馬路的酒，是吃到天亮不希奇的。」我道：「我可不能奉陪了。」管德泉道：「我也不敢陪了，時候已經一下鐘了。」小雲道：「只要你二位走得脫！」說著，便催著草草終席。我和德泉要走，卻被小雲苦苦拉著，只得依他。小雲又去寫局票，問我叫那一個。我道：「去年六月間，唐玉生代我叫過一個，我卻連名字也忘了，並且那一個局錢還沒有開發他呢。」德泉道：「早代你開發了，那是西公和沈月英。」小雲道：「月英過了年後，就嫁了人了。」我道：「那可沒有了。」小雲道：「我再給你代一個。」我一定不肯，小雲也就罷了，仍叫了月卿。大家坐席。此時人人都飽的要漲了，一樣一樣的菜拿上來，只擺了一擺，便撤了下去，就和上供的一般，誰還吃得下！幸得各人酒量還好，都吃兩片梨子、蘋果之類下酒。

我偶然想起小雲說月卿作得好詩的話，便問月卿要詩看。月卿道：「這是趙老爺說的笑話，我何嘗會作詩。」小雲聽說，便起身走向梳妝臺的抽屜裡，一陣亂翻，卻翻不出來。彩卿對月卿道：「就拿出來看看何妨。」月卿才親自起身，在衣櫥裡取出薄薄的一個本子來，遞給彩卿；彩卿轉遞給我。我接在手裡，翻開一看，寫的小楷雖不算好，卻還端正。內中有批的，有改的，有圈點的。我道：「這是誰改過的？」月卿接口道：「柳老爺改的；便是我謔兩句，也是柳老爺教的。」我對彩卿道：「原來你二位是師弟，怪不得如此相待了。」彩卿道：「說著也奇！我初識他時，才十四歲。我見他生得很聰明，偶爾教他識幾個字，他認了，便都記得；便買了一部《唐詩》教教他，近來兩年，居然被他學會了。我想女子學作詩，本是性之所近，蘇、常一帶的妓女，學作詩更

應該容易些。」我道：「這句話很奇，倒要請教是怎麼講？」彩卿道：「他們從小學唱那小調，本來就是七字句的有韻之文；並且那小調之中，有一種馬如飛撰的叫做『馬調』，詞句之中，很有些雅馴的。他們從小就輸進了好些詩料在肚子裡，豈不是學起來更容易麼。」我點頭道：「這也是一理。」因再翻那詩本，揀一首濃圈密點的一看，題目是《無題》，詩是：

自憐生就好豐裁，疑是雲英謫降來。弄巧試調鸚鵡舌，學愁初孕杜鵑胎。銅琶鐵板聲聲恨，剩馥殘膏字字哀。知否有人樓下過，一腔心事暗成灰。

好春如夢釀愁天，何必能癡始可憐！楊柳有芽初蘸水，牡丹才蕊不勝煙。從知眼底花皆幻，聞說江南月未圓。人靜漏殘燈慘綠，碧紗窗外一聲鶯。

我看了，不覺暗暗驚奇。古來才妓之說，我一向疑為後人附會，不圖我今日親眼看見了。據這兩首詩，雖未必便可稱才，然而在閨秀之中，已經不可多得，何況在北里呢。因對彩卿道：「這是極力要鍊字鍊句的，真難為他！」月卿接口道：「這都是柳老爺改過才膽正的。」彩卿道：「這裡面有兩首《野花》詩，我始終未改一字，請你批評批評。」說罷，取過本子去，翻給我看。只見那詩是：

蓬門莫笑托根低，不共楊花逐馬蹄。混跡自憐依曠野，添妝未許入深閨。榮枯有命勞噓植，聞達無心謝品題。

我看到這裡，不覺擊節道：「好個『聞達無心謝品題』！往往看見報上，有人登了些詩詞，去提倡妓女。我看著那種詩詞，也提倡不出甚麼道理來。」彩卿道：「姑勿論提倡出甚麼道理，先問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，再提倡不遲。」

月卿聽說，忽然「嗤」的一聲笑。我問：「笑甚麼？」月卿道：「前回有一位客人，叫甚麼遁叟，填了一闕《長相思》詞，贈他的相好吳寶香，登了報。過得一天，那遁叟到寶香家去，忽然被寶香扭住了不依。」我笑道：「這又為何？」月卿道：「總是被那些識一個字不識一個字的人見了，念給他聽，他聽了題目《贈吳寶香調寄長相思》一句，所以惱了，說遁叟造他謠言，說他害相思病了，所以和他不依。」說得我和小雲都笑了。我再看那《野花》詩是：

……惆悵秋風明月夜，荒煙蔓草助淒淒。慚愧飄零古道旁，本來無意綻青黃。東皇曾許分餘潤，村女何妨理儉妝。詎借馨香迷蛺蝶，不勝蹂躪怨牛羊。可憐車馬分馳後，剩粉殘脂弔夕陽！

我看畢道：「寄托恰合身分，居然名作了。」只見月卿附著彩卿耳朵說了兩句話。彩卿便問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識。我道：「只去年六月裡同過一回席，這兩回到上海都未遇著。」彩卿道：「倘偶然遇見了，請不必談起月卿作詩的事。」我道：「作詩又不是甚麼壞事，何必必要秘密呢？」彩卿道：「不是要秘密，是怕他們鬧不清楚。」我想起那一班人的故事，不覺又好笑。便道：「也怪不得月卿要避他們，他們那死不通的材料，實在令人肉麻！」說著，便把他們竹湯餅會的故事，略略述了一遍。月卿也是笑不可仰。彩卿道：「我教月卿識幾個字，雖不是有意秘密，卻除了幾個熟人之外，沒有人知道，不像那堂哉皇哉收女弟子的。」我道：「不錯。我常在報上看見有個甚麼侍者收甚麼女弟子，弄了好些詩詞之類，登在報上面，還有作詩詞賀他的。」彩卿道：「可不是！這都是那輕薄少年做出來的，要借這報紙做他嫖的機關。」我道：「嫖還有甚麼機關，這說奇了。」彩卿道：「這一班本是寒酸，擲不起纏頭，便弄些詩詞登在報上，算揄揚他，以為市恩之地，叫那些妓女們好巴結他，不敢得罪他；倘得罪了他時，他又弄點譏刺的詩詞去登報，這還不是機關麼。其實有幾個懂得的，所以有遁叟與吳寶香那回事。」

說猶未了，忽聽得樓下外場高叫一聲：「客來！」，便聽得「咯蹬咯蹬」上樓梯的聲音，房裡丫頭便迎了出去。

正是：毀譽方聞憑喜怒，蹣跚又聽上梯階。未知那來人是誰，且待下回再記。